

南极考察记

张青松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南 极 考 察 记

张 青 松 著



知 识 出 版 社

南极考察记

张青松著

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一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字数 80 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500

书号: 12214·3 定价: 0.44 元

277915



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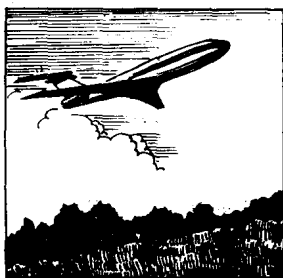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本书作者张青松应邀于1980年赴澳大利亚南极科学站考察归来后写的考察见闻录。南极洲是目前唯一没有定居人口的神秘大陆。中国第一个南极探险家,以亲身经历对南极的自然景色、气候特征、珍奇动物、矿产资源等作了饶有兴味的介绍。书中附有作者拍摄的照片多帧。本书还通过一些有趣故事,反映了澳大利亚朋友对中国人民真挚、友好的感情。

前图: 迪·迪
尔维尔站洋面
上的巨大平顶
冰山

目 录

去南极.....	1
大胡子——克里博士.....	4
克赖斯特彻奇.....	8
麦科局长.....	12
做南极人.....	14
初登南极.....	16
斯科特基地.....	19
“南极第一城”.....	21
飞越横断山.....	24
到凯西.....	27
在“长龙”里生活.....	30
威尔克斯站的教训.....	32
水库边上的植物园.....	34
东南西北.....	36
雪海燕.....	37
企鹅.....	39
冰.....	43
最、最、最.....	46
昼夜.....	48
彼得森岛.....	51
无菌世界.....	53

极光·····	55
打电话·····	57
包饺子·····	59
火警·····	61
一上冰原·····	63
排球赛·····	65
写信·····	67
暴风·····	68
钓鱼·····	70
捞水母·····	72
二上冰原·····	74
春节好·····	76
离别凯西·····	79
归途第一程·····	81
五星红旗·····	83
迪·迪尔维尔·····	86
南极洋·····	88
抵霍巴特·····	91
尾声·····	93
〔附录〕	
南极概貌·····	95
再到南极越冬·····	112
后记·····	121



去 南 极

1979年12月19日，我正在青岛疗养和进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总结，突然收到研究所发来的加急电报：“火速归京，有出国任务”。我愣住了。离开北京刚刚10天，一点信息都未曾得到，现在要我到哪儿去呢？

21日，科学院和地理所的领导告诉我：应澳大利亚政府邀请，决定派我和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同志到南极访问考察。时间两个月。1月6日出发。

哦！去南极，这对于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说来还是第一次。三年前，在制订第二个科学发展规划时，就有人提出“上天、下海、登南极”的口号，想不到这“登南极”的任务居然由我去执行。内心的激动自不必说了。可是，我过去对南极的知识了解得很少，时间又那样紧迫，心里不免有点不踏实。

消息传开之后，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情鼓励和支援。

《地理知识》编辑部的同志把他们整编的南极资料送给我阅读，向我推荐最主要的书刊；国家体委的史占春同志亲自帮助解决野外用的轻便登山袋；地理所、动物所和植物所的同志为我准备了采制冰、水和动植物标本样品的器具；人民日报社的摄影师教我如何拍好照片……。

南极离我们是那么遥远，又是那样陌生。骤然要去这样一个神秘莫测的冰雪世界，亲人的担心是必然的。我的爱人

在默默地帮我整理行装。妥贴的准备代替了她对我的勉慰。我心里明白，对于我的南极之行，她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既高兴又忧虑。平常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，不向对方保守任何秘密，可是这一次，我不得不向她隐瞒了一些消息：1979年11月28日一架巨型客机在将要飞抵南极的麦克默多坠毁；从1935~1959年的二十五年间，仅美国就有50架飞机在南极上空失事，机毁人亡，平均每年发生两次事故。虽然现在的航空技术和设备有了许多改进，但是由于南极的气候变化非常突然，还不能作出超过两小时的预报，飞行事故还是经常发生。至于我自己，对首次南极科学考察是充满信心的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，人民的希望。我意识到获得南极考察的成功，决不是轻而易举，可能要做出牺牲，但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点献身精神的。因此，我在给党支部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……此次南极之行，我一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。但万一我回不来，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，就让我永远留在南极。我的坟墓可以作为我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到南极考察的标记……”。

1月6日中午，北京机场阳光灿烂，领导的勉励和亲人的嘱咐，象强大的暖流，驱散了寒冷。大家祝我们“一路顺风”。说来也巧，那天刮起了六七级西北风。我们乘风南下，只四个多小时，波音707就把我们从仲冬的北京带到了春意盎然的广州。在广州，我们得到海洋局南海分局的热情接待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广州民航招待所年仅18岁的服务员陈丽芬同志见到董兆乾同志由于旅途颠簸饭后呕吐，急忙过来看护，帮我们取药，倒水，精心护理。临下班时，她特意送来一首热情洋溢的诗：

祝贺你们，
即将出国考察的科学家。
你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，
怀着迫切实现“四化”的决心，
奔向异国的征程。
今天，你们带去十亿中国人民的希望，
明天，将带回丰硕的成果。
啊！祝贺你们，
人民的科学家，国家的栋梁。

诗文的效力超过了任何药物，董兆乾的病驱走了，我的眼睛也湿润了。

1月8日午夜，我们乘坐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波音747巨型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腾空而起。去南极的长途旅行开始了。这一天正是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四周年的日子。二十七年前，他正是从香港出发飞往印度尼西亚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的。现在我们要沿着他老人家开辟的航线飞往澳大利亚，再飞往南极，去结识另外的朋友，做另一种工作。想起1966年在邢台地震灾区 and 国务院礼堂见到周总理的情景，想想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，使我浑身充满力量。

我们的相貌和装束，引起了前排的一位香港同胞的注意。他断定我们是从大陆来的。他自我介绍说，他叫甄鉅滋，原籍广东，在香港房产公司工作。当他得知我们是去南极考察访问时，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使他异常兴奋。“我早就盼着有今天”。他说：“我虽然身居香港，但对祖国的发展一直非常关切。你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。我希望我们中国富强起来。”我们的心愿是共同的。



大胡子 ——克里博士

5,000公里的重洋被波音747缩成9个小时的航程。1月9日下午两点半（墨尔本与北京夏季时差3小时，中途在悉尼还停留了两小时），我们飞抵澳大利亚南部的最大城市——墨尔本。我们还没离开座位，飞机的扩音器里便送来令人愉快的通知：“中国的董先生和张先生下机后请不要出门，南极局有人在门口等候。”通知后面还有一条说明：“接你们的人是一个大胡子。”我们走到取行李处，一面环顾四周，一面想：“这个大胡子是谁呢？”一会儿同机的甄先生从门口领来一个人，介绍说：“这是南极局副局长诺尔斯·克里博士。”克里博士见到我们非常高兴，和我们一见如故。他兴致勃勃地解释说：“你们听到广播了吧？我们相互不认识，又没有你们的照片，所以我在通知中把我的大胡子作为标记，好让你们识别。怎么样，不难认吧？”说完他为他的成功得意地笑了。

我们坐上克里博士自己驾驶的汽车向墨尔本区奔驰。克里博士询问了我们的一般情况以后说：“我是生物学家，和你们不同行。但是这次我将和你们一同去南极。我们将成为好朋友。”他解释说：“局长麦科先生已经先去克赖斯特彻奇作安排了，所以不能在墨尔本接待你们。你们有什么要求

由我来帮助解决。”然后他告诉我们，在墨尔本只停留一天。下一天的活动是上午领衣服，中午南极局举行欢迎宴会，下午参观南极局，晚上由克里博士设家宴为我们送行，然后乘午夜12点半的飞机去克赖斯特彻奇。我们深为这位年轻副局长热情周到的安排所感动。

南半球的季节正好同北半球相反，1月的墨尔本正值盛夏。虽然位于南纬40°（和北京正好对称），但是它紧靠海滨，气候湿润温和，并没有炎热的感觉。据克里博士介绍，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，也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文化中心，人口两百多万。高楼大厦集中的商业区只占全市面积的四分之一。商业区四周的住宅区全是平房。城市的直径有六十多公里。市区树木成荫，草坪密布，风景十分秀丽。尤其是我们下榻的“总统旅馆”，就在湖泊公园旁边，环境更是雅静舒适。

10日上午9点，南极局科技秘书彼德·凯奇先生奉克里博士之命来领我们到南极局服装部试衣服。他20岁，身体修长，是一名青年地貌学家。因为是同行，他和我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。

在南极局服装部试衣服十分顺利，总共不到40分钟。服装部主任托尼·李一听说我们两个人的名字，就微笑着说：“知道，知道。衣服全准备好了！”我们试了两件，正合适。原来，在北京时澳大利亚大使馆就把我们衣、帽、鞋子的尺寸一一转告他们了。因为是夏季，所需服装不多，但收拾起来也有满满的两包，计有：特制背心一件、裤衩两条、衬衣一件、睡裤一条、绒衣一件、毛衣一件、连衣裤工作服一件、防风衣裤一套、手套四付、毛袜三双、皮鞋两

双、高腰防潮靴一双、绒帽一顶、皮帽一顶、防风镜一副。托尼·李先生是个十分风趣的人，一边帮我们收拾衣物，一边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爱尔兰人，集邮爱好者，如果你们能送我一些中国邮票，我将非常高兴。”我身边正好有一张，是在广州寄信时剩下的。我说：“很抱歉，仅有一张普通的中国邮票，等回国后我再给你寄。”他如获至宝，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：“好！你们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10点半，我们驱车来到南极局。65岁的代局长菲力浦·索尔兹伯格先生在等着我们。这位老先生精力旺盛，立即带领我们参观南极局的每一个部门，并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见面。我们的来到，在南极局掀起了一股“中国热”，整个四层楼，我们跟着索尔兹伯格先生跑上跑下，到处出现一片欢腾。

在中午的欢迎宴会上，索尔兹伯格先生向我们说明了这次去南极的行动计划：1月11日0点30分离墨尔本飞克赖斯特彻奇，1月14日乘飞机到麦克默多，然后再乘同一架机飞往凯西站，工作一个月左右，2月16日乘“塔拉顿”号运输船离凯西返回，途中到法国站迪·迪尔维尔停留一周。3月5日回到墨尔本以后的参观访问活动另行安排。克里博士补充说：“我们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员（包括科学家在内）都是乘船去乘船回，很少有人乘飞机。你们是很幸运的，不仅乘飞机去凯西，还有机会访问美国站、新西兰站和法国站。”我们对主人的精心安排表示非常感谢。

董兆乾想起由于在香港停留的时间短，没有买到16毫米电影胶卷，于是提出帮助购买的要求。时间紧迫，午宴结束后，克里博士顾不上准备他自己的行装，亲自联系购买电影

胶卷的事情。直到4点钟，他满头大汗地跑回来告诉我们：胶卷买到了。“我的上帝，真不容易！”“我差不多联系了墨尔本的所有照相器材商店、仓库，都没有这种型号的胶卷，”他解释说：“最后我找到电视台，问到第三家才取得这种宝贝。”这位副局长的实干精神和负责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

我们向南极局代局长菲力浦·索尔兹伯格先生赠送礼品——贝雕“桂林金桥”

澳大利亚人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连续工作8小时，在紧张的一天参观活动中，还专门为我们两人放了半小时南极考察的电影。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，我们向南极局赠送了礼品——贝雕“桂林金桥。”索尔兹伯格先生接过这件青岛生产的中国工艺品时，无比兴奋，连声说：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这是我们南极局收到来自中国的第一件珍品。”应他的要求，我们在镜框的背面写上了名字和日期。他随即打电话请摄影部主任亲自把我们赠送“桂林金桥”的场面摄下来。我们向他介绍了桂林的山水和“桂林金桥”的内容。他高兴地

说：“我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你们美丽的国家。今天你们把这座金桥架到了澳大利亚，过几天你们还要顺着这座金桥到南极。”我们说：“通往南极的桥梁是你们为我们架设的，对此我们非常感谢。我们十分珍视中澳之间的友谊，在未来的南极科学考察中，一定要同澳大利亚科学家紧密合作，并且努力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。”



克赖斯特彻奇

连日的长途飞行和紧张的活动，使我们感到困乏，但是澳大利亚朋友的热情又使我们精神振奋。诺尔斯·克里博士的家宴，据他自己说，是“非常马虎的。”因为他夫人工作很忙，自己行前还要处理大量工作，以致他的行装只是在当天晚上才由他夫人帮助草草收拾了一下。我们对他夫妇二人的殷勤好客深表谢意。其实家宴是很丰盛的。克里夫人是一位贤惠的妻子，也是一名出色的会计师。她对于第一次在家里宴请中国客人感到非常高兴。谈起家常，她问：“你们的夫人对你们的首次南极旅行有什么想法？”我们说：“和你一样，充满着高兴和忧虑。但是，我们自己则充满胜利的信心，因为有克里博士和我们同行。”谈话是无拘束的。克里夫人很为我们每个人有两个孩子，并且是一男一女，感到高兴。我说：“我们中国人称女儿为‘千金’，你们有两个女儿，就等于有一

吨金子，所以你们的家庭更富有。”

澳大利亚人是十分喜爱自己的家庭的，可是也有为了工作而暂时牺牲自己幸福生活的人。和我们同去南极的工程师霍夫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38岁，上星期才结婚。可是为了工作，他放弃了度蜜月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这件事在南极局传为佳话。我想，我们中国的青年，在一心为“四化”作贡献的时候，不是也需要这种精神吗？

DC-8喷气飞机从墨尔本到克赖斯特彻奇要飞行5小时。凌晨3点，舷外出现了霞光，再过半小时，一轮红日从碧波万顷的洋面冉冉升起。我纳闷了，怎么这里的太阳出得这样早？莫非我的表停了？可是老董的表和我一样，指针也是3点半。克里博士告诉我们：“克赖斯特彻奇和墨尔本的时差是两小时，所以你们要往前拨两小时，现在是5点半。”

6点15分，飞机在花园似的岛国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机场降落。途中克里博士向我们介绍：“麦科局长是一位非常善良、好客而有风趣的人。他知识渊博，是个没有得过博士学位的博士。”7点半，当我们来到市区一家宁静舒畅的旅馆时，麦科局长已经在门口等候了。他满面春风，神采奕奕，要不是两鬓花白，很难相信他是52岁的“老人”。他利索地抢着帮我们搬行李，教我们熟悉使用房间里的各种设备器具。他关照我们：“这里浴室的水龙头开关比较特别，调节开关只有一个。”他指着上面的字母说：“凉、温和热三节，开的时候注意不要被烫了。”我对他说：“你是局长，年龄又比我们大，这样帮助我们，很使我们过意不去。”他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帮助你们是我的责任。职位和年龄不能成为我不帮助你们的理由。”他临走时告诉我们：“我就住在